

关于田野考古科学发掘问题的再思考

袁俊杰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 河南 开封市 475001)

关键词: 田野考古; 科学发掘; 衡量标准; 对策和措施

摘要: 考古发掘的传统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田野考古的发展趋势和新规程的要求了。它存在的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田野考古的发展, 影响了科学发掘的水平与质量, 必须重新确定科学发掘的衡量标准, 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和措施, 确保科学发掘的正确方向, 促进考古理念的转变和田野考古学的发展, 把科学发掘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为现场文物保护和后续研究提供全面有效的系统资料信息。

Keywords: field archaeology; scientific excavation; yardstick; strategy and measures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operation mode of archaeology excavation already cannot adequate to th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new regulations of the field archaeology.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progress of the field archaeology and affected 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scientific excavation.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re-determine the yardstick of scientific excavation and take strong measures to ensure the right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excav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rchaeology idea and the advances of field archaeology. In addition, it is suggested to implement the work of scientific excavation into effect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which can also provid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ystem information in follow-up studies.

DOI:10.16143/j.cnki.1001-9928.2018.02.014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科学发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 也是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田野考古工作直接影响甚或决定着考古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科学发掘历来倍受考古学人的重视,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 人们对科学发掘的认识是不断提高、不断变化的, 因此认真反思并积极探讨这一问题仍是十分必要的。

一、考古发掘传统运行模式与存在的问题

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后, 考古学人始终秉承考古不是挖宝, 不是看你挖到了什么, 挖到了多少, 而是看你用什么方法挖出来的传统做法。其基本要领是平剖面结合, 辨遗迹看现象; 先挖晚的, 后挖早的; 遇到

遗物先层层剔剥, 再照相绘图, 后分别提取; 出土遗物按遗迹单位归类; 同时还要兼顾邻方, 胸有全局。这些具体做法都是对的, 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期以来受这种考古学人孤军奋战的考古发掘传统运行模式的束缚, 在考古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

1. 对文保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一方面考古领队只重视考古发掘, 尤其是自己研究阶段的考古遗存的发掘。很多人对文保专家有偏见, 认为保护只是实验室的事情; 另一方面实验室的文保专家也认为与考古专家不好沟通, 不愿到考古工地去, 尽管有的实验室已经拿到考古现场保护基地的牌子, 但一些人很少做文物学方面的研究, 也很少到考古第一线做具体的工作。如果没有文物学

知识,在材料的选择和方法上都会犯一些错误,造成保护性破坏,如出土丝织品的保护等。而考古与文保人员不能协调合作,有些方面的科学发掘就无法进行。

2. 现场保护技术相对滞后。过去,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多来自于相关部门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团队是清一色的考古人员。近些年来,考古部门虽然建立了自己的文物保护中心和实验室,但在考古发掘团队组团时很少主动组入文保人员。考古工地一旦有所发现,即使被动请来了文保专家,现场保护技术也相对滞后,仪器设备也不一定能完全适用于考古工地。

3. 文保自身实力匮乏。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起步较晚,专家型人才较少,文保队伍力量相对较为薄弱,在许多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在科学发掘上也必然会打些折扣的。

4. 考古发掘经费有限,文保资金投入多受限制。近些年来,尽管国家对考古经费的投入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总的来说考古发掘经费还不是很宽裕,而文物保护的工作程序又较为复杂、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费用又比较高,考古部门不可能把更多的时间用到文物保护上,也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了文物保护上去。在发掘中舍弃文保以避重就轻、赶时间以节约开支、赶工期以应付行政干预和换取经费支持之事时有发生,这样,科学发掘就没有了保证。

5. 考古信息失去较多。长期以来考古工地负责人多由从事某一断代考古研究的人员担任,事实上大多数遗址都不是单纯的某一断代考古的遗存,而是跨越几个时代的遗存叠压并存。有的人在工作中往往只重视自己研究领域的考古发掘,而对于其所从事的断代考古之外的考古发掘较为随意;不少人对传统方法运用自如,而对新方法、新技术不甚关注,尤其是对国外的科学作法不善于

借鉴;对结构复杂的组合性遗物采取一件一件肢解提取的作法较多,而采取整体打包提取室内揭取的作法较少;对遗迹的揭露十分细致,而对遗址堆积过程的全面把握,以及获取可供全面复原聚落生活的系统资料则作的很不够;对文字记录较为重视,但对测绘记录、影像记录不甚重视;或有测绘记录,但对测绘系统的统一性、测绘资料的全面性和测绘结果的准确性重视不够;对传统的资料袋十分重视,而对数据库和资料库建设不甚关注;对单个遗址的研究比较多,而对聚落形态的综合观察分析严重不够;对物质文化史关注较多,而对社会史领域关注较少;对考古遗存的类型学、年代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较多,而对社会的组成、社会与环境资源、社会经济与技术、社会组织、思想与文化研究不够,较为全面的综合、系统的深入研究甚为缺乏;对文化分期比较注意,而缺少对遗址堆积的分期;对文化遗存较为重视,而对动植物自然遗存重视不够;对人类遗物的搜集比较重视,而对其他标本的采样则不甚重视;或对标本有采样,但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或对木炭、红烧土、骨头、种子等样品的采集较为重视,而对残留物、包含物以及搀合物的样品采集不太重视;对遗物特征较为关注,而对遗迹现象分析不够;对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较为重视,而对人地关系则不甚关注;对遗址地理位置比较关注,而对埋藏原因和现场环境不够重视;对考古发掘十分重视,而对文物保护则无能为力;对考古发掘比较热衷,而对整理编写发掘报告一拖再拖,甚至终生未果,资料遗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破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考古信息的流失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以上这些方面,毫无疑问都严重影响甚至阻碍了科学发掘的水平和质量。

二、衡量田野考古科学发掘的标准

考古发掘是否科学,传统的衡量标准虽然强调的是发掘方法,但实际上只是局限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是否科学。今天仅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宏观和微观上全面考虑,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当今科学发掘的衡量标准,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考古发掘是否合法。包括申报审批程序是否合法、具体发掘是否符合田野考古工作新规程等。考古发掘是一种法律授权行为,考古法规是科学发掘的基石和根本保证,尤其是《考古发掘管理办法》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更是在总结了我国几十年的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制定的,并吸取了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方法上和理论上都有突破,它把田野考古作为一个技术体系,对发掘、取样、记录三个子系统分别提出了最基本的技术要求,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事实证明,凡是符合法规的田野考古,科学发掘才有可能。凡是违背法规的田野考古,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科学发掘的。

2. 考古发掘方法是否科学、有创新。科学的方法是科学发掘的重要保证,不同的发掘对象,有不同的发掘方法。正确使用通行常用的基本方法,积极探索更为科学有效的新方法,直接关系到考古发掘的成果和科学程度。新规程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技术体系,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因此在发掘中必须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3. 考古发掘技术是否有较高的科技含量和创新。科学技术是科学发掘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更多信息的主要手段。考古发掘的技术含量,包括发掘团队专业技术人员的组成是否合理、是否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结构、仪器设备是否齐备、各种技术的运用和解决的疑难问题是否多、技术是否有原创性以及

成效是否显著等。

4. 考古发掘是否搜集了全部信息、进行了信息的最大化、建立了数据库。田野考古科学发掘体系的核心是科学获取信息,通过对考古发掘地的测量可以获得的信息有地理信息、空间地理数据、地图数据、地形数据、环境条件和气候变化信息等。通过田野考古可以获得的信息有文物理藏信息;文物本体信息,包括材质、保存现状;现场文物保存环境信息,包括温度、湿度;古环境信息,包括古代地理、地形、地貌、动物、植被;取样,包括泥土样品、水样、微生物样品等。这些信息对现场文物保护和后续的科学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5. 考古现场出土文物是否得到了及时有效的保护。文物保护是对出土文物寿命的延续和永久性保存的有力保证。否则最终也是会失去一些信息的。

6. 考古工地是否顺利验收并及时整理编写发掘报告。考古工地顺利验收或获得优秀考古工地,也是科学发掘的结果和体现。考古发掘报告是对科学发掘所获考古信息的最终发布,它标志着田野考古工作的真正结束。

三、确保田野考古科学发掘的对策与措施

鉴于田野考古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考古发掘的过程又是不可逆的,文物是不可再造的文化资源,为确保科学发掘的真正实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和措施。

1. 建立完善的科学发掘评估体系。从国家文物局、到省市文物局、再到各个具有发掘资质的文物考古研究单位,要建立一套严密的审批监督评估体制,把文保人员和现场文物保护预案,纳入考古发掘执照的审批系统。把科学发掘纳入考古发掘管理系统,作为考古发掘项目检查验收、田野考古奖励的重要内容,严格把关,认真评估。评选优秀

考古工地，树立科学发掘的典范，切实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努力提升田野考古工作的整体水平。

2.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确立正确的考古发掘理念。理念的转化比技术更重要，技术解决的只是一个点，而理念解决的则是面，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以新规程为指导思想，以区系类型学理论、聚落考古理念为理论指导，以地层学、类型学为方法的同时，考古工作者要有法律意识。要认识到随意发掘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田野考古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必须掌握相关的法规，这是科学发掘的基本保证；田野考古要有课题意识。考古是要有想象力的，想不到就挖不到。要具备科学的理念与方法。注重对现象的判断，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正如林沅先生所说，考古发掘脑子里要装点东西，要带着问题去发掘。如戈，不能见到铜戈就只提取戈头，同时还要观察它是否有木柄的遗存；考古工作者要有文保意识，与文物保护工作者必须有明确的统一认识，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关系。要充分理解、尊重和支持文保专家的意见和工作。提取保护是一项工艺复杂、技术要求全面而又不可逆的操作过程。现场文物保护交织在考古发掘与实验室保护之中，既是考古发掘程序的延伸和补充，又是进行综合处置保护的首要环节。它作为田野考古的延续与深入，使考古发掘的过程更加精细化。要充分认识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在从现场到实验室这一特定的时间内得到妥善维护的必要性。保护修复人员进驻越早，获取的信息越多。

3. 考古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以适应科学发掘的新要求。首先考古领队要率先提高自身素质。考古领队虽然不一定是单位的领导，但他是考

古发掘工地的领导者和决策者。不仅要熟悉考古法规，精通业务，而且要了解各种方法技术的优缺点，熟知国内外的成功事例和失败事例。团队成员除具有扎实的考古专业基础外，也要有相关学科的丰富知识，要对文献学、民族志、历史学、古文字学、礼学、农学、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有所涉猎。当今的考古学发展趋势说明，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单凭传统的考古学知识已经不行了，无论是田野考古发掘，或是室内的整理研究，都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应该是具备多方面知识结构的复合型人才。事实证明也只有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结构，在工作中才能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不仅在田野考古如红山文化的祭坛与女神庙、良渚文化的祭坛（或认为是观象测年的古天文台）、陶寺遗址的观象台、郑韩故城的祭祀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中能够及时准确发现各种信息，获取各种资料，而且在后续的研究中也能准确理解各种资料的真正含义，捕捉更多的信息，使研究成果更厚重，论证更充分、更坚实、更有深度、力度和可信度。因此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在工作中一定要博闻强记，努力完善知识结构，早日成为复合型专业人才，才能为科学发掘和学术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4. 提高考古发掘的科技含量，加强文保队伍建设，切实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在发掘前的材料准备中，要根据资料推测可能出土的文物，准备文物现场保护的药品、材料与仪器，如常用检测仪器电子温湿度仪、酸度仪、色度标示卡、电导率仪等，建立临时实验室，制定科学规范的保护程序和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和预案。第一时间出土的文物是它保存的最好状态，最值得保护。在第一时间内有效控制紧急危害的发生，就会为后续的文物保护赢得主动，提高文物保护的可预见性。要本着早介入原则、灵活性原

则、少干预原则、稳定性原则、保持文物真实性原则、多方式记录原则，对文物进行保护。在发掘工地要有忧患意识，文物存放，要注意稳定温湿度，防霉防虫防鼠防有害气体等危害。要充分认识到文物在出土时所面临的环境突变，尤其是瞬间的环境突变和文物的剧烈变化，如彩陶器与漆器龟裂、翘起与毁灭，木质文物的脱水、变形与开裂等。要充分认识到大气环境、酸雨对文物的危害。对于彩绘陶要及时用塑料薄膜包裹，对于彩陶俑要及时进行彩绘加固、胎体加固。在修复时，要遵循可辨识性和与材料相兼容性原则，让观众理解其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最大程度地表现文物所要传达的信息。最终实现考古队员本身既是发掘者又是文保员，二者合一，边发掘，边清理，边加固保护，这才更是考古人心目中的田野考古。

5. 尽职尽责，多角度提取量化信息，收集全信息。考古工作者要重视考古信息工程建设，善于运用各种方法技术，如运用卫星定位系统、电子全站仪、数字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遥感考古技术和信息系统，建立完善的地理信息、空间地理数据、地图数据、地形数据等，搜集有关考古发掘现场区域的地形状况、环境条件和气候变化；运用地层微结构分析、矿物组成分析、元素成分分析、有机物分析，关注现场埋藏环境状况和考古现场文物劣化机理，以便在发掘过程中控制环境变化的速度，减少因环境变化对文物所带来的的损伤；运用三维扫描仪对易氧化掉的和易变形的器物进行严密的三维扫描和监测，建立数据库；运用超景深显微分析系统，提取文物出土时的各种表面信息；运用内配镜技术，获取墓葬内的空气数据，为将来保存文物时给其营造一个它早已适应了空气环境；运用X射线荧光分析、色谱

分析、铅同位素比值示踪法，以获取出土物的铭文、颜料、产地等相关信息；运用直接提取法、托板法、卷取法、套箱法、托网法、翻转法等，对典型的、复杂的、碎块数量巨大的、腐朽严重的，质地脆弱的或有特定的排列组合关系的文物如冠饰、棺室、墓葬壁画、荒帷、铜罍、串珠等，整体提取，到实验室做微型发掘，同时还要运用快速成型技术进行三维扫描和3D打印，以获得水线数据和三维成像；清理时要善于观察细节，如陶工手指印痕、刮痕、刻花纹、物勒工名、修补痕及其原因；通过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的采样，并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解读，以获取更多信息，为以后的文物保护和后续研究以及博物馆陈列提供依据和考古现场数据。

6. 加强考古工地内部管理，确保科学发掘之果实。科学考古，安全第一。建立考古工地数字化系统，或建立移动式视屏监控，以监督考古工地的发掘、管理与保护。

7. 及时编写出版发掘报告。考古发掘结束后要妥善保存发掘资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发掘报告，并把它作为一种制度严格执行，从根本上杜绝发掘资料因主持发掘者调走、去世造成人为流失的情况发生。

总之，考古发掘的传统运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田野考古的发展趋势了，与新规程的要求也相差甚远。它存在的许多问题，极大地阻碍了田野考古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科学发掘的水平与质量，必须重新确定衡量科学发掘的新标准，采取强有力的对策和措施，才能确保科学发掘的正确方向，促进考古理念的转变和田野考古学的发展，把科学发掘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为现场文物保护和后续研究提供全面有效的系统资料信息。

(责任编辑：方燕明)